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七百十九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 宋 袁樞 撰

祖逖北伐

 帝建興元年 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

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鷄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

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元帝建武元年 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眾數千人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

平雅皆請降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
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廄見大鑊曰可鑄
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奈何毀之又
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平大怒於坐斬乂勒兵固
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逖進據
太丘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
中郎將王含桓宣時為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
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宣乃單馬

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
又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即詣逖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
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
內史六月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
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
賊場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

大興二年 初蓬陂塢主陳川自稱陳留太守祖逖之攻
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

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
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
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 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
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
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虎徙川部衆五千戶
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三年夏六月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
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

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棄擔而走豹兵久饑得米以爲逖士衆豐飽益懼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兵邀擊後趙兵後趙鎮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先是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鎮西將

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疎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修祖父墓置守冢二家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勒斬之送首於逖曰

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秋八月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

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
為立祠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冬十月壬午
以逖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
之才不為士卒所附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
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
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
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
長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鄉里

永昌元年冬十月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

王敦之亂

晉元帝大興二年 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諂已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

侍以周訪代庠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并遺玉環玉枕以申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不能制

三年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

衆皆為致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

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
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
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
廢而敦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
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慧凶
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
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敦復遣奏
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

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
至於此將若之何永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
為患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
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永曰王敦姦逆已著
朕為惠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
以叔父居之何如永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
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
乃可即戎苟未及此雖灰身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

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承為湘州刺史
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此乎承行至武昌
敦與之宴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
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
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
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四年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
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鎮合肥丹楊尹

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

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祐

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

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
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
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
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
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於敦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
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
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
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

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
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
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
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雙還報卓意狐疑
或說卓且僞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
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
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該
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

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羆說譙
王承請承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
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承檄長沙虞悝為
長史會悝遭母喪承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
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
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教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
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
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

也永乃囚桓魋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舂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永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永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永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

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
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今將
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案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
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
貴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竊謂梁曰光武當創
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
非竇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
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粟將軍欲安

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既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既倍之矣以將軍之威名帥北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逆流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

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
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
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
而忿其悖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
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便謂失
職背恩肆逆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
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
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

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

說譙王永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永曰吾之起兵志欲
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
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
鄧騫為參軍騫不可卓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
遺譙王永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
圍自解永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
寵臣言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
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

魚之肆矣卓不能從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

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勸
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
領軍邃左衛將軍庾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
旦詣臺待罪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
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
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
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

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王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

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
侍中郎都督荆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
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
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
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
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
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
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盧

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殿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劒斬鞅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

隗手流涕鳴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二帝
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
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
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帝令公
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
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
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
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

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帝召

周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郎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忤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荅又曰若不三

司止應令僕邪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
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
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是日又問鯤
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
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
怒曰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
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奈何戮諸名士敦大
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

獻替忤旨便以釁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嶠渾之族孫也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

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
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
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
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
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
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
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

兄子邛為敦參軍敦使邛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既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邛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據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

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求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彊塞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王敦以西陽王羨為太宰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鎮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

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勲而人心實有未達今
若朝天子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
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宮省穆
然必無虞也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勃然曰正復殺君
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
昌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聞譙王承起兵使其兄子該
潛詣長沙申款於承魏乂等攻湘州急承遣該及從事
邵陵周崎間出求救皆為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

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阻絕崎僞許之既
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又殺之又考該至
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又等攻戰日逼敦又送
所得臺中人書疏令又射以示永城中知朝廷不守莫
不悵惋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癸巳又
拔長沙永等皆被執又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
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又以檻
車載永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

書佐韓階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永不離左右又見桓
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荆
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承於道中階延送承喪至都葬
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敦遣人以檄
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
難耳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眾
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既而敦遣人潛殺之魏又
求鄧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

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乃往詣又喜曰
君古之解揚也以爲別駕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
止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 甘卓家人勸卓備王敦
卓不從悉散兵佃作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
意詐言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
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并殺其諸子敦以從
事中郎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鎮沔中撫訪之子也
敦既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

出其門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
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桓謝雍為爪牙充等並
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識者咸知其
將敗焉 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冬十月己丑荊州
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
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鎮淮陰衛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
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陽王諒為交州刺史使
諒收交州刺史修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諒誘湛斬之

碩舉兵圍諒於龍編 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為太

尉辛酉薨罷司徒并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為留府

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庚

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 史臣論曰古者私家不蓄甲

兵大臣不為威福王之常制以訓服肱中宗失馭強臣

自亡齊斧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享國無幾哀哉

明帝大寧元年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

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

敦移鎮姑孰屯于湖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
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
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
守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為皇后后兄亮為中書監

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拜鑒兗州刺史都督
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
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
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

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嘗夜飲允之辭醉先卧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即於卧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卧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急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啟帝陰為之備敦

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
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
諸軍事王彬為江州刺史 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
宗族彊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
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心常憤憤敦無子
養王含子應為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
嵩與札兄子筵皆為敦從事中郎道士李脫以妖術惑
衆士民頗信事之

二年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筵與李脫謀為不軌收
嵩筵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
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札拒戰而死 夏五月王敦

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衛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
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且
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
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

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即作亂又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會丹陽尹缺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

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陽尹
且使覘伺朝廷嶠恐既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因敦餞
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鳳墜
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真行酒而敢不飲敦以為醉兩
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行後
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
曰太真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
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

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真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爲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庾亮領左衛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壺行中軍將軍郗鑒以爲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兖州刺

史劉遐同討敦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
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衛京師帝屯于中堂司徒導
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
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列敦罪惡曰敦輒立兄息以自
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頑凶相獎無所
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鳳承凶
宄彌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
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

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
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
家室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其餘
皆與假三年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
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
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
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
若佳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

日中敦乃收璞斬之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人情洶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

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司徒導遺
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
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
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
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
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臨終之日
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
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

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或以為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郝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可且賊無經略遠圖

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啟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
今以此弱力敵彼彊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
萬一蹉跌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何補於既往哉帝
乃止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
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
戰於越城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礮之弟也敦
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
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卧乃謂其舅

少府羊鑒及王應曰我死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趨建康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

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以灌京邑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西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賜將

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
充鳳從竹格渚渡淮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盾等
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拔柵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
橫擊大破之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尋
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既至求見敦王
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
其兄撫曰王公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丙申
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

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恐拜謝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彊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沉含父子於江王彬聞應當來密

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周光斬之詣闕自贖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鄉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有司發王敦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沈充首同懸于南桁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

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得免死禁錮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

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
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王敦綱紀除名
參佐禁錮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
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恒懼危亡故人士
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
也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劉楨郭璞之徒常與臣
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
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

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
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教貴於仗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
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
宜加義責帝卒從嶠議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
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羨領太尉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
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鎮淮陰蘇峻為歷陽內史加庾亮
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
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寃尚書卞壺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不當贈謚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既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謚之有今三臣既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

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贈札

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元年 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灋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

皆疑庾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鎮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為會稽內史，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

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冬

十月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亮使右衛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羨降封弋陽縣王 太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

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二年冬十月庾亮以蘇峻在厯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壺爭之曰峻擁彊兵逼近

京邑路不終朝一旦有變易為蹉跎宜深思之亮不從
壺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此國之大事峻
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蠱以向朝廷
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
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而今更恨
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
上亮舉朝以為不可亮皆不聽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
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

召北中郎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司徒右長史
庾冰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
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
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
中原未靖臣何敢即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
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
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
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峻遂不應命溫嶠聞

之即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厯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朝廷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宜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彊胡未滅將戮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

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宣遂絕約不與之同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下壺為尚書令領右衛將軍以會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陽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彼少我衆一戰決矣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

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亮方悔之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衛將軍趙胤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衛將軍侍中褚翼典征討軍事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

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謂宜且案甲以待之彞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彞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彞退保廣德晃大掠諸縣而還徐州刺史郝鑒欲帥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三年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

陵口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陽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亮聞乃悔之朝士以京邑危逼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左衛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詔以卞壺都督大桁東諸軍事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壺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柵卞壺帥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

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壺背癰新愈創猶未
合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眵盱隨父後亦赴敵而
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丹陽
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守陶
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于宜陽門內未及成列士衆
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將行
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
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

手射賊誤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
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乃安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
侍中褚翼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令速出翼即入上
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
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衛帝以劉超為右衛將軍使與鍾
雅褚翼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時百官奔散
殿省蕭然峻兵既入叱褚翼令下翼正立不動呵之曰
蘇冠軍來覲至尊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

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令負擔登蔣山裸剥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初姑孰既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佗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綃數萬匹佗物稱是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

盡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許柳為丹陽尹馬雄為左衛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弋陽王羨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羨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蘆篠覆之吟嘯鼓柁泝

流而去每逢邏所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
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
內史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
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
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
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三月蘇峻南屯于湖
夏四月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

康聲聞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
滅亡已兆雖彊易弱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
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
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
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為恨答
曰吾彊場外將不敢越局嶠屢說不能回乃順侃意遣
使謂之曰仁公且守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
軍滎陽毛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

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
自為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
當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
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陳祖約蘇峻
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
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
於盟府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
至以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

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啟
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首尾相衛脣齒相依也恐
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
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感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
繆往來情深義重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
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企假令
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如此荆楚西逼彊胡東接逆
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

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
雪愛子之痛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
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為敗
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
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即戎
服登舟瞻喪至不臨晝夜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城孤
糧少逼近胡寇人無固志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
難將士爭奮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

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
逸又斷賊糧運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
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五
月陶侃帥眾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
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
陶士行耶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
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即與之談宴終日遂
與亮嶠同趨建康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

震於遠近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為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恒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時饑饉米

貴峻問遺超一無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啟帝授孝經論語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近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為長史初蘇峻遣尚書張閬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為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眾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

勿以吾老為累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為軍資
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即去郡以讓冰蘇峻聞東方兵起
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守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
未能得前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
兵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
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告其眾曰
兵瀍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
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

廬江太守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
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
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
之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嶠屯
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
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
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
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

軍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為之將軍不知也
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王彰為君子殷融
為小人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
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
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
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
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
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猶桓侯之不負國

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曩六月城陷執曩殺之諸軍
初至石頭即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
歲月智計破之既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
石壘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諸將咸懼
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
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
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
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王舒虞潭等數與

峻兵戰不利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
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
京口立大業曲阿虔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使郭默守
大業壬辰魏該卒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陶侃聞之
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
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寶往救之為渙撫所
敗箭貫寶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鞞還擊渙
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

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
謀許為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
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 蘇峻
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
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
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九月戊申導攜二子
與永皆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
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恟懼

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嶠軍食盡貸於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筭徐來殄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教也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杖義故也

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
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
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
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
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
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
將迴指於公矣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
侃曰公本應鎮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

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
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弼非不彊盛公克滅之何
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
兵使上岸斷賊資糧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不恨矣
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今大
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
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峻軍乏食侃遂留不
去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

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郝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
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
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方會僚佐責納曰
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今彊寇
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帥先
義衆鎮壹三軍邪將斬之久乃得釋陶侃將救大業長
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
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

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
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
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峻方勞其將士乘醉望見胤走
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陳
不得入將回趨白水陂馬躓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
以矛峻墜馬斬首齧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
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溫嶠
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

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趨石頭管商弘徽攻虔亭壘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含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餘衆皆歸張健

四年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阮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右衛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旆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

中右衛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恒為本州大
中正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恒輒恭
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并殺恒讓盡心救衛
恒乃得免冠軍將軍趙盾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厯
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其將牽騰帥眾出
降蘇逸蘇碩韓晃并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
毛寶登城射殺數千人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關
寶曰君名健將何不入關晃笑而退二月丙戌諸軍

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蘇碩帥驍勇數
百渡淮而戰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
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
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
請罪殺西陽王羨并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陶
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
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陶侃笑曰蘇
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丁亥大赦張健疑弘徽等貳

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乙未揚烈將軍
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
等輕軍西趨故鄣郗鑒遣參軍李閔追之及於平陵山
皆斬之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
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
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
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
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

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徙都
以褚翬為丹陽尹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翬收集散亡
京邑遂安 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
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都鑒為侍中
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
騎常侍始安郡公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
男者甚衆卞壹及二子眈眈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
皆加贈謚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

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
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
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導乃止陶侃以江陵
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溫嶠輔政嶠以王導先帝所
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
用而後旋于武昌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
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乞骸骨欲
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

難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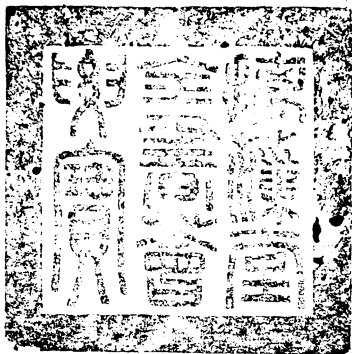
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朝廷
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
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
知勸戒之綱矣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
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効出為都督豫州
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宣城内史鎮蕪
湖陶侃溫嶠之討蘇峻也移檄征鎮使各引兵入援湘

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及峻平陶侃奏敦阻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謚曰敬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鎮兵糧俱足朝廷顛覆坐觀勝負人臣

之罪孰大於此既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
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四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膳錄監生臣許祖懷